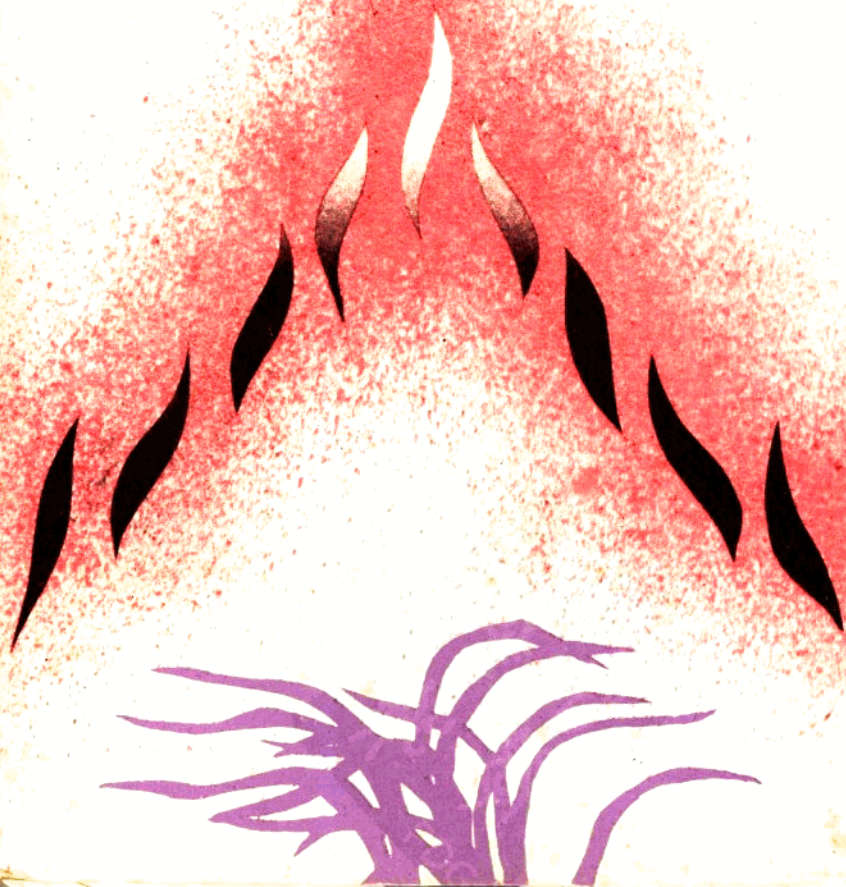


二月蘭

沈 兆 希



冰冷冰冷的天气啊。栖息在树林中的鸟儿，也冷得受不了了，扑楞楞地一抖翅膀，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。落尽了叶子的梧桐树，铁丝一般的丫枝，在寒风中颤抖着，一阵一阵地吱吱响。破棉絮般的云层，沉重而浓厚，压着山脊，压着树尖，压在人们头顶上。泼墨般的夜色，把粤北山区这一片土地罩住了。

一个高大的黑影，踢踢绊绊地跨过门槛，走进屋里。他从门角落拿了扁担，悄声细气地说：“竹妹子，柴头装齐了，嗨，好走啊。”

女儿应声从铺上爬起身，跟着走出门口。

那时候是一九二六年。饥肠辘辘的庄稼人，正屏住气在艰难的岁月中煎熬；这一老一少各自挑上柴担，转出村寨，直向小镇走去。

傍着道路而流的嘶马河，从南岭山脉的深处流下来。春天里，真象一群不羁之马，绕山穿谷，一路嘶鸣，闯出山峡，在坦坦荡荡的土地上飞跑；河水汇入北江，珠江，注入泱泱南海。此刻，河水枯落了，如同虚弱的病者似的，摇着，晃着，步履蹒跚前行。

老汉只顾赶路，从河面上刮过来的嗖嗖寒风，吹个不歇，受伤的左小脚隐隐生痛。渐渐地，老汉觉得浑身的血液

仿佛快凝固了，僵直的两条腿完全失去了弹跳力，只得机械地向前摆动，直愣愣的脑壳，跟着一晃一晃。那些白天突兀峥嵘的山色，怪模怪样了；路两旁的村村寨寨，也显得异常压抑，沉寂。间或，不知什么地方断裂下来的枯枝，嘎然作响，又不禁叫人心寒。

老汉没有心思去联想去感怀。他只用那颗还没有死去的心，谛听从这坎坷的道路上传过来的隐隐现现的脚步声，也象他那僵直的两条腿机械地摆动着，敲击大地发出来的极不规则的音律一样；他从这些扑扑踢踢的响声里，感触到一股压抑着的悲愤的情绪。刹那间，象有一根无形的绳子，七弯八拐，紧紧缠绕着他怦怦跳动的心。

渐渐，天边扯起了横云，昏昏沉沉的天底下，开始亮白亮白，看得见移动着的一个个黑糊糊的影子，看得见坎坷的道路上留下的一串串大大小小的脚印，深深浅浅，错错落落地印着一个个脚趾迹。一阵北风呼啸，荒草萧萧，尘土滚滚，脚印模糊了。然而，顷刻间，蓬松松的黄泥路上，又清晰地留下一串串脚印，注满了庄稼人的心血、祈求和希冀：能顺顺当当换得一升几合米，养人活命啊！

他父女两代人，混在这股黑色的人流中间，绝命地向前扑去。他心里明白，自从夏季山洪爆发，这一带方圆几十里的田地遭受一场水灾以后，这条坎坷的路上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又走来了一些不熟悉的面孔。这些陌生的面孔愈来愈多，而且都象一片挨霜打过的黄叶，憔悴，惶惑，惊疑，睁着窟窿似的眼睛，象在搜寻什么。然而，那目光却十分呆滞，沮丧，一副悒郁的表情。

庄稼人的日子一天更比一天难熬了！这一带村村寨寨中间仅有的小镇，象一个葫芦，接受了从四面八方流下来的山溪水，溢满了就不能再多盛了。老汉发现，近来的柴头煤炭越来越不好卖了。悲凉的思绪挤得他脑壳发胀，他紧咬着嘴唇，把沉沉的柴担从右肩换到左肩，又默默地赶路。

太阳还没出山，他领着女儿进了小镇。这小镇也不过十把间店铺，稀稀落落，顺着四面高中间低的地势罗列成一口塘的形状，小镇因此得名董塘。镇子中间，大大小小的街寮，东歪西倒，参差不齐。靠南边的街口，有一棵四人合抱粗的老榕树，树上钉着一块木牌，贴满了官府的各种文告。靠近老榕树的侧边，有一座座北向南的四合院，原先是“湖南会馆”，如今已经是当地的伪政权——董塘区政府的所在地了。

今天，正是董塘镇圩日。这时候，店铺还没有开门，街场上已经挤满了衣衫褴褛的庄稼人。他强打起精神，领着女儿，找了个档口位置，摆好他的柴担，企望两担柴头快些脱手。然后，他蹲下身去，一口接一口抽烟。等到太阳出山的时候，他才直起腰来。放眼看看吧，一担担的柴头，一筐筐的煤炭，一堆堆的竹器木具，几乎塞满了街场。街寮下，店铺前，那些卖汤粉的，炸芋糕的，算命卜卦的，走江湖卖什么灵丹妙药的，也有卖唱的，而更多的是乞丐，挤来滚去，人头攒动。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站着的，蹲着的，坐在地坎上的，有人浑身哆嗦，有人不住地“癆”咳，有人耸起肩膀，抖着双手，有人瞅着腿上还在流浓的伤口，一个个接取着太阳的温暖。帐篷挂起来了，摊案摆起来了，铺面的门板全敞开了。一阵阵尖利的叫卖声，夹

着一片嗡嗡的人语，吵吵嚷嚷；那些跪在石街上向人磕头求乞几个铜钱的，那些沿街乞讨兼卖唱的，声声凄楚，阵阵呻吟，仿佛是一根根细丝，从嘈嘈杂杂的声浪中抽出来，在庄稼人的心尖上缭绕，又顺着呼啸的北风咆哮，驾着翻滚的泥沙怒吼，直冲云霄。偶尔，有什么店铺的伙计打跟前走过，他连忙起身招呼：

“买柴么？嗨，上好的干柴，见火就着哩。你看看，这担一头的是油柴，生火最好；那担是黄斑木，硬柴，炭火最旺，买么？”

眼睛瞪着对方那懒洋洋的脸庞。人家笑一笑：“大伯，柴火早买好了。”说着便走。

他的心顿时凉了半截，懊丧地坐下。一刻，他又垂着脑袋，吱吱地抽闷烟。

“当当！当当！……”突然传来一阵铜锣响，人们心里一怔，一个个抬起眼睛。坐在地坎上的十七、八岁的女儿，她那秀气的长睫毛一颤，眉心皱起个疙瘩，连忙一扯他的胳膊，低声说：“呃，阿爸，看——”

老汉眉心一跳，回过头来，轻轻一摆手：“别惊——”。他伸长脖梗，放眼望去，旋即用力往担竿头上猛一磕苗竹头烟斗，霍地站起身来。

这老汉便是满岗村的谭矫燕。现在，借着从东方斜照过来的阳光，把他那高大的身材勾勒出一个线条分明的剪影。论年纪，他并不算老，只不过四十来岁。就因为沉重的生活担子，在他的方脸庞上刻满了横一道竖一道的皱纹，他的眼睛也过早地陷落下去，深沉得跟古井一般；黑黝黝的腿梗

上，结满了大大小小的筋疙瘩，粗糙的大脚板，也咧开条条口子，乍一看，倒象个五、六十岁的老汉了。他的头上，戴着一顶破旧的缕帽，花白的头发笔挺挺地钻出来。贴身一件棉袄，尽管补钉叠补钉，脊梁上仍旧有几处翻出灰黄灰黄的棉絮。牵丝扯线的单裤时不时在寒风中晃动。他挺胸站着，活象一棵昂然临风的古松。这时候，他心里沉思，官府铜锣响，又不知有什么名堂了。

谭娇燕黑亮的眼珠一转，只见那边老榕树的木牌上，已经贴着什么文告，一块豆腐干似的官印，血红血红。侧边，站着两个穿“灰皮”的角色。一个背着大枪，提着铜锣的高个子；一个束着腰带，别着驳壳枪的胖子。铜锣响过，那个背大枪的高个子扯起嗓门喊：

“政府出告示啦——收民团捐啦——按家按口交纳啦——”

“当当——当当——”又是一阵铜锣响。

这时候，那个胖子打官腔了。他满脸的横肉一跳，象蹲着一个蛤蟆似的鼻子往上一挺，鼓起带着红血丝的眼睛，紧了一下腰带，双手叉腰，摆开八字步，露出了半口金牙，嚷道：

“诸位父老乡亲！查近来歹徒暴乱，地方上痞子横行。上峰有令，为确保国泰民安，谋求国民之福利，拟成立本区民众保安团。为此，特需捐银集饷，按家按口交纳……”

“哎呀！千刀万斩……”担柴卖炭的庄稼人，一个个铁青着脸，眉头堆起山高，街场上骚动起来——

“收人头捐……”

“活不了命呀……”

“干脆……田螺老蟹一锅熟……”

主稼人，烈火烧心哪！挣扎了多少年，泪水混着汗水流，世界乱糟糟啊，转过民国，炮火未断，硝烟不绝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，今天你打我，明天我打你，象一把大锯拉来拉去，只是老百姓吃苦。什么收银集饷，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，日益俱增，那些吃得肥肠满脑的老爷们照样那么神气。谭矫燕心里刀戳一般，一阵寒风扑来，他双腿一颤，窝着一肚子气蹲在地坎下。家里还躺着病得不成人样的妻子哪！租税，病魔，饥荒……仿佛象走马灯似的在他眼前团团转。谭矫燕紧紧地抿着嘴唇，搓着巴掌，有一团火在燃烧，目光呆滞地望着身边的女儿。

突然，老榕树下传来一阵阵脆响的竹板声，刚才那两个“灰皮”走了，只见条凳上巍巍然站起一个汉子。他敲响竹板，接着唱起了在这粤北山区流行的《春牛歌》——

正月长工真可怜哪，
穿起蓑衣去犁田，
年头做到年三十哪，
算盘一响无个钱！

二月长工真可怜哪，
背起推耙去搓田，
田水冻得脚打颤哪，
冷风凄雨苦难言！

……

曲调悲凉，凄凄切切，又是打手势，又是敲竹板，街上的庄稼人都被吸引住了。谭娇燕挺直腰板站着，苦难生涯的辛酸咬着他的心，深沉的眼窝里闪着忧忿的目光。只听说书人接着来了一段语音铿锵的道白：

“很短的时间内，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、南部和北部起来，其势如暴风骤雨，迅猛异常，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，他们将冲决一切罗网，朝着解放的道路奔跑。一切帝国主义、军阀、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，都将葬入坟墓！”

说着，他将印有犁头图案的一张文告，也贴在老榕树那块木牌上。

“啊？！犁头报——”围观群众雀跃起来。

说书人接着讲起一段故事，声情激越，震撼着整个圩场。围在他身边的一个个人头，都直直地昂起来了，一双双眼睛，仿佛被说书人牵在手里了，他指向那里，这些目光就转向那里。

这时候，挤在人群中的竹妹，突然发现这个说书的汉子那瘦削的脸庞，充满生气；一双明亮的眼睛，灼灼放光，好面熟啊！她回过头来一扯阿爸的胳膊：

“呃，阿爸，那不是在各村各寨办过夜学的阮先生吗？”

“啊！”谭娇燕一揉眼睛，嘴角边立时掠过一丝惊疑的神色，“竹妹，竹妹，倒是你眼利，是他！是他！”

竹妹热血上涌，粗糙的手指拧着辫梢，心里亲亲热热地呼唤起来：

“阮——先——生——”

“当当！当当！”从街场尾又传过来那刺耳的铜锣响。

圩场上的人们，肩撞着肩，背擦着背，拥拥挤挤，老榕树下听书的人也散乱了。风啸，锣鸣，鬼哭，狼嚎，圩场乱成一锅粥。

谭矫燕一扯女儿的胳膊，紧紧拉住她。他放眼凝视着鲜红的犁头旗号，象从黑暗中窥见到一线生命的火光。犁头，在他心田里犁起了滚滚热浪！他顾不得细看四周的动静，一直朝那红红火火的犁头报走去，尽气地抽着苗竹头烟斗，发出一阵阵吱吱吱的响声……

二

天近黄昏。

灰朦朦的天空，象一口大锅，倒扣在罗罗四圈的山顶上。一缕缕灰暗色的云雾，紧紧地缠绕着个个山头，半点也不肯松动，渐渐地顺着山坡漫下来，于是，嘶马河两岸隐没在朦胧、幽暗的夜色中。偶尔，几只乌鸦忽闪忽闪地扑扇着翅膀，匆匆忙忙自天边飞过，天地间，留下一片凄凉的叫声。黑沉沉的土地上，大大小小的村村寨寨，象海洋中浮沉的小岛。劳累了一天的庄稼人，蜷缩在漏雨透风的茅房土屋里，围着炉灶，煮着杂粮野菜充饥。

这时候，河岸东面的满岗村，村子南面那间用泥砖石块垒成的矮屋侧边，有一间用几根木料支撑起来的茅房，罗罗四周竹织泥糊的壁，有几处的泥巴已经剥落了。茅屋中间的柱头上，挂着一盏桐油灯，一条灯芯搭在盏盘上，闪动着昏黄

的光。房里的女主人披头散发，坐在一根杈当作凳的木头上。

谭矫燕匆匆踏进门槛，一下子愣住了。他瞥见这般情景，脸庞上猛然抖动着一一种奇特的复杂表情。女主人滞望着他，谭矫燕不由得转过脸去，他强忍着一眶苦涩的眼泪。片刻，他带着呜咽的声调骂道：“那帮狗日的东西……”

本来，今天打早他跟竹妹挑了两担柴头上街去卖，一是要给病了几个月的妻子拣药，二是要换回几斤米充饥。殊不知，碰上街上“灰皮”嚷着收民团捐，人心惶惶，后来乱了市，柴头没脱手，只好搁到陈正利的打铁棚去了。这时候，他又见到妻子一身病态，心绪更加纷乱起来。他吩咐竹妹，切些番薯芥菜，混杂混杂着，生火煮晚餐，然后，深深地望一眼病中的妻子，无话可说。

谭矫燕蹲到侧旁的矮屋门口，拿起一把一把洁净新鲜的草料，送到牛嘴边。牛伸长脖子一摇一晃咀嚼着草料，用舌头心满意足地舔他粗楞楞的手指头，谭矫燕触到一种别有一番情趣的快感，象享受到一种无可名状的幸福，他的蹙紧的眉头，渐渐舒展开来。虽然这是租来财主李德仁的牛，但他明白，有了它，才能够在这贫瘠的土地上春种秋收，也才能在这贫苦的日子中一步一步熬过来……

突然，妻子一声呻吟，象一把刀子剜肉，他浑身一晃，凄苦地拉长了脸。他起身进屋去，要为妻子煎草药。他记起还缺少一味山苍子根，便唤竹妹上山脚下挖，自己便忙起来。

妻子躺下床去了，她只觉得眼皮发涩，睁也睁不开。她翕动着嘴唇，对丈夫喃喃地说：“你就别分心来料理我了……这病……日见日沉……怕没法子……好……你得

顾……竹妹……”她脸庞上挂着泪花。

谭娇燕趴下身去，粗楞楞的巴掌一下一下揉着妻子的额头：“你尽说傻话，哪有不会好的……”他用耳朵贴着妻子的胸脯，听到一阵急一阵慢的心跳，心律显得异常紊乱，低沉，微弱……

“哎呀！娇燕……”随着声响，走进来一个老婆婆。老婆婆六十多岁年纪，一身裤褂，洗得干净，补丁缀得大小有致，针线细密，看上去浑身上下利利索索，不显老的样子。她一副好心肠，说起话来，象点着一挂爆竹响起了啪啪啪的响声。这时候，她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生羌苦艾拌在一起煮的稀粥，招呼几句，径直走到床前，说：“阿四嫂，个个都穷得锅头吊起当钟打，也没法子打救你们哪！这苦艾是五月节那阵时摘下的。你虚寒哪，吃这个，兴许会好的。快吃，快吃，哎呀，一泡黄水哪，保佑保佑……快吃下去！”

阿四嫂接过苦艾粥，一掠披到额前的散发，说：“难为你呀，有心，有心哪——山风叔婆，这日子，一家灯火难照两家光。”

阿四嫂侧着身子，用木杓子舀苦艾粥缓缓送进嘴里，脖颈上的青筋鼓一鼓，脑壳一偏，咽了下去。接着一阵猛烈的咳咳，虚肿的脸庞憋得更加惨白，身子前后晃荡。

谭娇燕眼神发直，站起身，痴呆呆地钉在地上，厚嘴唇微微颤抖，也没有说出声来。

山风叔婆说：“娇燕，作孽啊……”她鼻头一酸，眼眶里粘糊糊的。片刻，她想起一件顶紧要的事，转过身来，眉梢一挑，说：

“娇燕，今天上了街么？”

“嗯。”谭娇燕喉咙里应了一声。

“街场上，阮先生他……”

山凤叔婆说起街上发生的事，把谭娇燕心窝里那股热气，化成一团火球，渐渐地，呼呼地燃烧。他攥紧拳头，猛一砸巴掌心，便将灰皮狗的告示，阮先生贴的犁头报和他说的道理，作了补充。

“灰皮狗那伙雷打老虎咬的，那伙短板子，终归不得好死！”山凤叔婆说着，谭娇燕胸膛里那团火，窜上了额门，脸颊浮起了一阵红晕。

她又说：“我早几天去田宅探亲，人家阮先生早就教得满街满巷的娃子，放大喉咙唱，一听，顶新鲜——”说着，她压低嗓门学着“新歌”的曲调哼了几句：

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，
同志们奋斗！
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，
开我们的路……※

曲调亢奋，热烈，屋里的忧郁，顿时被赶走了。她一直腰板，响声响气嚷：“我敢估，总有一天！总有一天！”

说着，她告辞了。一阵北风灌来，把桐油灯吹灭了，屋里一片漆黑。

谭娇燕掩上门，重新点亮小油灯，正搅着锅里煮的红薯

※当年流行的革命少年队歌

芥菜，外边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响，接着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柴门又被推开，竹妹气喘吁吁扑了进来。

“阿爸！门开了……”竹妹脸色铁青，劈头就是一句，手中的山苍子根也散落一地。

“什么？”谭娇燕慌忙摊开双手，心窝口怦怦跳，意识到会有什么灾难临头了。

“侧边的矮屋门……”

“牛？”

“牛不见了！”

“啊？”谭娇燕象当头挨了一棒，浑身一抖，只觉得两眼晕花，天旋地转，渐渐地，额门上冒出了汗花。唉唉，这是租来李德仁的牛呀……

李德仁是满岗村的一个大财主。这是在嘶马河两岸赫赫有名的生阎王啊。敲、抢、骗、剥、偷，样样兼备，横行乡里，无恶不作。此人生得牛高马大，嘴边留着一抹胡子。在这荒乱年头，他整天兜来转去，晃着一颗油乎乎的脑袋，游魂阴鬼一般。这边瞧瞧，看哪家后生有气力，谁人的闺女长得俏；那边看看，哪家地头的泥土肥，谁人种的庄稼长得好。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在掐算着如何盘剥庄稼人，妙想锦上添花；浑身毛孔都滴着庄稼人的血，还谋富中再富，人们看那情景，好生害怕。自从他勾通官府，将十八岁的女儿拱手许给蛤蟆鼻头的胖墩区长何仕斋，作了第三小老婆以后，更加飞扬拔扈，更没有人敢举目看他一眼了。头几年，岩头村的刘细九租了他家一头牛，他暗中指使爪牙狗腿偷了去，害得刘细九负着牛租谷，年年照样交纳不在话下，还硬将刘

细九的孩子拉去做长工，折顶牛身价……

牛啊！牛啊！牵扯着谭娇燕的五脏六腑！莫非这一横祸真落到自己头上？他清清楚楚记得，是自己经手关的门，落的杠，上的锁。不可能啊不可能，难道牛还会从砖缝里钻出去？他一阵旋风般扑出门去。

半夜里，呼呼北风摇撼着柴门，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。当谭娇燕证实牛的确被偷了后返回茅房时，木然地埋下脑袋，一屁股坐在板凳上。

这莫名其妙，象发恶梦一般的事，使他的妻子阿四嫂的满腹愁肠，嘎然扯断了。她满眶眼泪，望望竹妹，瞧瞧老汉，不禁痛哭起来。她猛然意识到，仿佛有一双毛氍毹的手，就要将竹妹抢走……

谭娇燕心里一忪一忪的，掏出苗竹头烟斗吱吱地抽烟。渐渐地，他由悲怆而愤怒，由愤怒而暴跳起来——

“嗨！也敢推老子往绝路上走！”他使劲一磕苗竹头烟斗，“去——跟他摊牌！”

“那，那，这是前世的冤家啊！你……”

谭娇燕双眉紧锁，一脸铁青，木木地站在门槛边。只见他胸脯上下起伏，好一会儿，他呼地出门去了。

夜，黑漆漆；风，呼呼叫。谭娇燕一脚高一脚低，绕过四、五十户庄稼人的茅房土屋，突然，一眼瞥见前边的老柳树，他双脚一抖，不由得蹲了下去。老柳树啊，把他的思绪扯到了遥远的过去……

那一年的夏天。浓荫墨绿的柳枝摇曳着，小娇燕从山上打柴回来，远远地就听见卜卜的鞭声，夹杂着沉沉的呻吟。

他上前一看，愣住了：他父亲因还不清李德仁家的阎王债，被吊在这棵老柳树的横枝丫上。两个呲牙咧嘴的家伙，抡起藤条子不住地抽打……这以后，因为伤了筋骨，他父亲一倒落床去就再没法起身。临终，他父亲吃力地翕动嘴唇，抓住他的手，留下一句话：“穷家……难……当……耕田人……什么时候……才能……出头……”脖子一歪，咽气了。他两只昏浊的眼睛，仍然木木地瞪着，象深深的两口洞，满装着普天下庄稼人的仇和怨，悲和恨……

光阴如流水，许多事情都象大浪淘沙一样被冲走了，唯独这件事却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。这时候，谭矫燕难忍难耐，他站起身，两个巴掌仿佛没处放，不住地揉搓着，走了两步，又收住脚步。一阵寒风扑来，他嗨出一肚晦气，粗黑的眉毛竖了起来，嘴唇微微颤抖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莫非世代要被踩在脚板下？小草还要伸腰出头哩！”他晃晃荡荡又向右拐，顺着一条青石板路走出二、三十步，踏上高坎，一眼就望见了摆在身前的李德仁的魔窟：高墙深院，门庭两边蹲着呲牙咧嘴的石狮子。大门直进，一个宽敞的院落，上方是一间铺了阶砖的厅堂，两侧是青砖到顶的厢房，四周用青石砌了人头高的围墙。这时候，李德仁正在厅堂里跟一伙狗腿子说话，不时传出一阵阵嘻嘻哈哈的笑声。谭矫燕平穩一下心绪走到瓦檐下，贴耳一听——

“大爷，我瞅准了火候，弄个鬼不知神不觉，哈哈，到手为财哪，下一步——？”这是张歪嘴的声音。

“别泄露天机——明早弄去犁市，出了手，再买……嘻嘻，算你没白费神，赏你五块花边，开销开销！”这是李

德仁的答话。

“哈哈，无娘生仔，无本得利，财运亨通……”

谭娇燕的心立时缩成一团：啊？这是怎么回事……他止不住热血上涌，越往下听去，他的太阳穴越是卜卜地蹦跳得紧。他怒目凝视眼前两扇阴森森的漆黑大门，门上那两只怒视着人间的虎头铜环，也恶狠狠地迎着他的目光；门楣上那朱红色的福字，似血盆大口，仿佛要将他吞噬。呼呼北风，漫漫寒夜，被气得浑身颤抖的谭娇燕孤伶伶地站在门外，何处是庄稼人的立足之地啊！

谭娇燕猛然两脚蹦到大门口，举起两只碗口般的拳头，绝命地往门板上砸去：

“通通通——通通通——”

沉沉寒夜，仿佛响起阵阵惊雷，震荡着九村十八寨。庄稼人悄悄扳开柴门，探出头一望，立时心潮茫茫荡荡……

一条老黄狗从狗洞里窜出个头来，仗势欺人，“汪汪”狂吠。谭娇燕随即拾起一根木棒，就势劈将落去：“嗨！狗日的！”老黄狗嚎叫着缩了回去。

“谁？”大门内边，“登登登”的脚步声走近了，夹杂着一阵暴戾的骂娘声。

“隆隆隆——”大门敞开，一股旋风卷来，狂犬一般跳出个黑虎虎的人，这便是张歪嘴。他歪嘴一咧，嚷道：

“嘿嘿，皮痕肉痒么？想吃皮条炒肉，还是想吞尖刀？日他娘的！三更半夜竟来闹事，嫌命长么？”

“无事不登三宝殿——嗨，找你家大爷有话要讲。”谭娇燕眉梢一挑，正色答道。

“滚滚滚——”张歪嘴更暴戾地骂骂喝喝，一扯衣襟，亮出黑森森的驳壳枪。

“隆隆隆——”大门又关上了。

“日他娘——”谭矫燕怒不可遏，又举拳撞门——

“通通通——通通通——”

砸得门板快崩塌了。鸡鸣狗吠，闹得满村嗡嗡响。

“哟，这象什么样！”一个女人尖厉的叫骂声，“歪嘴，去，让他进来，看他还能捶破天！”

张歪嘴满脸狐疑，走上前去在李德仁耳边低声嘀咕。

“嗯！那可使得不得，自己这么一动手，眼下这个时局，马上就会引火烧身……”李德仁自有打算。他心中暗喜，真是天官赐福，不必自己多费谋略，人家就自动上钩，来钻口袋阵。他忙不迭地翻动着绿豆眼，一撇嘴说：“嗯！欲擒先纵……虎牙山冲那口煤窑……”他沉吟一会，便对着张歪嘴嘀咕起来。然后，一抹胡子，使个眼色，“去，让他进来。”说罢，响起一串嘻嘻的笑声。

谭矫燕定定地站在厅堂上。

李德仁穿着乌缎子长袍，金红色绫绸马褂，阴气沉沉，一言不发，坐在案前。等到他的弯弯脑筋全部接通以后，骤然阴冷一笑，摆出一副慈眉善目的神气，说：“有什么急事呀？”

“盲公食田螺，自己心中有数——”谭矫燕一扬下巴，脸上的肌肉颤抖起来，“租你家那头牛，被贼佬偷了——”接下去，他摆了情由，随后说：“你是乡绅，贼佬作乱，该如何追究？”

“啊！”李德仁偏过头来，装出一副惊疑的神色。他两